

不願作蝸牛

秋
棋

週末很靜。

一條長長的隧道，連接起一座座的建築物，轉角處是些木椅，牆上的喇叭箱播送着流行歌曲。

一首他喜歡的音樂，一首音色輕柔但却沉鬱的調：

「我寧願是一隻麻雀，不願做蝸牛，

假若是可能的話，

我一定會。

.....

不願作蝸牛

我要像天鵝般離開，

消失了。

.....

一個被塵世囚困的人，

他唱出的，是世界最悲的歌，

最悲的歌。」

他不懂音樂，但很容易受感染，尤其是憂鬱，他曾努力追求快活，但瘋狂之後，虛偽的瘋狂之後的冷寂，只能加深悵鬱。

笑聲敲碎了籠罩的寂靜，打斷了歌聲，一個修長溫文的男孩子、穿着鮮紅襯衫，長着疏疏的鬍子，倚偎在一個粗豪，穿薄薄上衣的女孩子身旁，緩步而來，見他抬起頭，便快樂地招呼着，並一股腦地坐了下來……他倆調笑着，跟着音樂踏着拍子……。

他很羨慕他們的無拘，他們不用為學位憂慮，也不怕別人批評，他們能在自己的小圈子內陶醉，吸大麻煙時，不用顧忌法律和後果，坐監與躲在幽暗的地下室也差不多。

至少，他們是自由自在的。

但他不明白他們，也不可能再渡年青的時代，十年，要是十年前，或許他會跟著他們試一試。

「吉他」擊響了最後一個音符，他緩緩地站起來，散漫地拖着步子，何必急呢？還有整個週末，還有半個世紀。

他推開玻璃門，彷彿是走進了另一個世界，這裏是一排排的實驗室，裏面的人都埋頭苦幹，像把自己關進了金字塔底下。他們不會唱那些豪邁的歌，六年、十年的研究生涯把他們磨鈍了，也許那些不願被磨的已給淘汰了。

走過一排排緊閉的門後，隧道離開了一所建築物，依然是埋在地底下，引到另一座的建築物，他一步一步的走，聽着自己的脚步声，看着頭上的燈泡，一盞盞的過去，拋在後頭。很遠很遠處，是長廊的盡頭，但他知道在盡頭處一轉便是另一道同樣的隧道。

他喜歡隧道，不單因為就是外頭刮大風、下大雪，他也不用管，只穿着單衣，便可以從一座建築物跑到另一座，而且因為感到它很有說不出的滋味，總之每走一次便像把生命再回味一次。

(II)

是什麼把他從灰白水泥建築物帶到枯黃的河邊？蹲坐枯木上聽着河浪拍擊沙岸，看着禿了的蘆葦在風中搖擺，一切像飄浮在靜寂中，也不知過了多久，一股熱熱溼溼的氣息噴在頸邊，透到背脊上；回頭一看，是一頭龐大的拳師狗，親熱的來嗅他、聞他。他沿着皮索往上看，一個粗獷

健壯的老人，不等他開口，便用很重的烏克蘭口音問：

「年青人，爲甚麼不去享樂，爲甚麼不去瘋狂？你還沒有到沉思的年紀！」

「爲什麼你不呆在溫暖的房子裏看電視，爲什麼跑到這裏來打擾我的寧靜？」他有些愠意，但溫和的本性和傳統禮教不容他發怒，況且這地方任何人都有權來的。

「哈哈，年青人，我喜歡你，你像我年青的時候。」他的狗早已不耐煩聽他們的對話，掙脫了牽繩，在岸邊跑來跑去，追逐小松鼠。但牠顯然與主人性格不同，牠不吠也不出聲。

他倆靜默了一會，眼光追隨着大狗，看着牠自由的奔跑，時而眼光中流露着嚮往的神情。

「你是在這所大學讀書嗎？」

「研究工作。」

「來了多久？」

「差不多七年了。」

「我來的時候，年紀比你還輕，如今有四、五十年了。」

「你好像很憂愁。是女朋友離開了？小伙子。」

「那是過去的事了，現在煩擾我的，是人的無知。你看國攻打國，民攻打民，每處都是暴亂。學校原是教導人的地方，追求真理的地方，却變成了屠殺、搗亂的場所；我們研究科學，但科

學把人類拋在後面，拖着頸項走；我們發明了省時間的工具，却要化半生的時間去學習使用它！

老人露出訝異的神情，想找些適當話來應這青年人的牢騷。

「看看同學吧，他們只曉得追求慾的享受，裝飾肉體。宿舍裏每逢週末便成了瘋狂世界，男女混成一堆，飲酒吵鬧。」他奇怪自己怎會對一個陌生人說這藏在心底的話，更奇怪能平靜地說。

「朋友」這陌生老人竟稱他爲朋友：「你願意來我家喝杯咖啡，聽聽我的俄國音樂嗎？」

(三)

在輕快的古典舞曲中，他彷彿看見一羣快樂自由的農民，穿着長長寬寬的古裝，拉着手，圍着圈跳舞。

「你知道嗎？」粗獷的語調打斷了他的思潮，「我們過的那一代真是艱苦，但我們真是快樂的。」

「我是一個孤兒，十六歲便隨着大夥移民到這裏，一句英文也不懂，在農場內捱苦，每天天未亮便爬起來，用冰水抹把臉便去作工，饑餓疲乏至極的時候便想想晚餐的情景：我們可以像

皇帝似的坐下來，婦女爲我們添食物，倒咖啡，於是又打起精神去做。很多晚上，我們一班青年聽老一輩的說故事，教我們英文。星期日用厚絨布裹着腳走上二、三哩路去那小小的禮拜堂聽牧師講道，看看朋友，把一週的疲勞忘掉。那是一段很艱苦的日子，但很快樂。

「但我真正的長大，認識神，却是在戰時那段日子。我失了業，跑出城領救濟金，排了一天的隊，但因英語蹩腳，結果空着手，空着肚子過了一夜。那夜我跪在床前，用鄉語禱告一夜。此後我再不怕餓肚子，不再再遭白眼，也不再向人發怒。」

「你的故事很動人，可惜不能解決今日的問題，我也曾叫自己是基督徒，但宗教只是上一代的遺產。」

「你看看吧，今天我們能爲什麼奮鬥呢？你們那代可以有理想，可以爲國家奮鬥，可以爲事業，妻子勤奮，可以有一樣委身的名目。」

「我們這一代却是殘酷的。小說家、哲學家告訴你，人生是荒謬的，一切都是徒然的；他們告訴你得了學位只不過是被投進一部機器的開端；他們告訴你愛、信仰不過是一些化學作用，是自我欺騙；他們把人剖析得太徹底了，人與『實驗室裏的一隻白老鼠』無異。」

「我寧願長在你那一代，去相信一些書本上很美很美的東西，一些溫柔得令人流淚的東西，一些令人剛強，剛強得捨命的東西。」

老人似乎不太明白他的話，四十年的差別，把人分得很遠、很遠。唱片不知在何時已換了一首提琴曲，很悲涼。老人起身放上一張軍樂合唱團的，也順手扭亮了椅旁的座燈，柔和的燈光充滿了斗室，也照亮了他蓬散的白髮。

老人挽留他晚膳。煮飯時他們改變了話題。他說他沒有親人，所以很寂寞，但最寂寞的時候，是陪着一羣歡樂的人。老人說他獨居了一整生，但沒有寂寞的感覺，因為有主與他同行。也許是老人孤獨慣了，但他很相信老人的話。首次，他發現老人的手很粗糙，滿是皺紋，廣寬的肩頭，也開始鬆弛。望着老人的背影，忽然產生了很強烈的親切感。他排好刀叉，老人擺上食物，很簡單，比宿舍的還要少，還要差，但老人很滿意地坐下來，把餐巾鋪在膝上，微笑着，彷彿是說我不多有機會請客呢！老人低頭禱告。他望着老人稀疏的白髮，短短的像禾草。老人禱告了很久、很久，才抬起頭來，看他眼巴巴乾等的表情，歉意的笑了笑。

晚餐中，老人講了很多話，很簡單，很有詩意，是他年青時的故事。飯後又爲他沉默的大狗備了食物，洗淨了杯碟。

他突然有一股立刻要回去的衝動，也許要伏在床上大哭一場，也許要立刻找出他的舊日記簿，也許要爬上書架頂找出聖經來、也許……。

走上了路，依戀回首，祇見老人龐大的身軀擋住了昏黃的燈光，像孩子似的揮着手，大聲喊

着「彼，再來！」

是的，他會再來，老人的一句話重重地打在心裏：「我知道的不多，但我有耶穌伴我走了一生的路。」

很快要下雪了，他彷彿已體味到自己踏着雪走向那昏黃燈光的小屋子時的喜悅！